

王兴运 著



古代伊朗文明探源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古代伊朗文明探源

王兴运 著

商务印书馆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伊朗文明探源/王兴运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ISBN 978 - 7 - 100 - 05427 - 0

I. 古… II. 王… III. 伊朗 - 古代史 - 研究 IV. K37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481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古代伊朗文明探源

王兴运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5427 - 0

2008年7月第1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0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1/2

定价: 18.00 元

目 录

绪论	1
----------	---

第一篇 伊朗史前时代

第一章 伊朗的早期人类(旧石器至中石器时代)	10
第二章 新石器时代的伊朗	20
一、前陶新石器时代	20
二、有陶新石器时代	30
第三章 从新石器到金石并用时代	59

第二篇 埃兰

导言	92
第一章 埃兰城市国家的出现	104
第二章 古埃兰时期	117
第三章 中埃兰时期	132
第四章 新埃兰时期	145
第五章 埃兰的政治制度	158
第六章 社会经济	167
一、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167
二、农村公社	171

2 古代伊朗文明探源

三、家庭公社	179
四、奴隶制度	196
五、国家经济(王室经济)	204
六、寺庙经济	220
七、私人经济	230
(一)借贷	230
(二)抵押	245
(三)租赁	250
(四)买卖	261
第七章 埃兰文化	274
一、文字	274
二、宗教	285
三、艺术	305
四、建筑	309
主要参考书	315
后记	317

绪 论

伊朗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最近数十年来,伊朗许多古代遗址(包括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发掘,埃兰古代文献的解读和东伊朗语书写的文献的发现,尤其是中国史籍中关于伊朗的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以及古代伊朗的文物在中国的发现都极大地丰富了伊朗史知识。古代伊朗处于丝绸之路的中段,在沟通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为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伊朗位于西亚伊朗高原,领土约为 1648000 平方公里,相当于高原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左右,海拔在 1000 至 1200 米之间。伊朗领土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土面积的总和,在亚洲仅次于中国和印度。

伊朗西部以扎格罗斯山脉与美索不达米亚为邻;东部以克恩山脉、彼连干山脉和阿富汗为界;东南部以萨哈德高原与巴基斯坦接壤;北部以厄尔布尔士山脉、里海、霍腊散(又译呼罗珊 Khorasan)山脉与亚美尼亚共和国、阿塞拜疆共和国及土库曼斯坦毗连;南部濒临波斯湾和阿曼湾。伊朗高原属于内陆封闭性地区,山脉的最高点都在高原的边缘地带。高原中部是干涸的海床形成的沙漠和荒漠盆地。伊朗边界线总长度为 8000 余公里。

然而,“伊朗”这一概念在科学著作中广义上有时作为地理术

2 古代伊朗文明探源

语使用。在这种意义上,伊朗便包括整个高原和它周围的山脉,也就是说,它的东部延伸到兴都库什山脉,包括现代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俾路支斯坦地区。

伊朗高原是典型的大陆型气候,日温差颇大,气候干燥少雨。它的西部山区受地中海型气候的影响,年均降水量达 500 毫米;德黑兰地区为 250 毫米;内地为 125 毫米,其东部沙漠地区仅为 50 毫米。伊朗内陆夏季炎热,几乎无雨,冬季严寒,仅在冬春之际有少量雨水。内陆的农业仅限于绿洲和山涧盆地,人们主要利用溶雪从山上流下的溪水和山涧湖泊与地下水进行灌溉。而里海、波斯湾和阿拉伯海沿岸南部年降水量可达 1000 毫米以上。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岸山坡地带气候温和湿润,但山地内侧则是干旱的大陆型气候。

伊朗西部扎格罗斯山脉由西北到东南走向,长约 1000 公里,宽 190 公里。山脉隆起,形成一系列海拔为 1500 至 1800 米的不规则的台地。它的西北部地势最高,海拔在 2100 至 2700 米之间,向东南倾斜,构成许多平行的褶皱,其间有一些长 48 至 90 公里,宽 9.6 至 19 公里的谷地。

山区生长有橡树、胡桃、常绿榕树、野杏、阿月浑子树等;坡地和谷地有葡萄、无花果和石榴树,人们广泛种植小麦、大麦、棉花、烟草等作物。谷地夏季炎热,山羊、绵羊和马匹必须赶到较高的山坡牧放。因此,在古代大部分居民不得不过着游牧生活。

扎格罗斯山脉中部山嘴部分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突出,造成底格里斯河流的弯曲。这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之间最接近的地带。古代山地民族屡次从扎格罗斯山中部山嘴地区入侵两河流域,经常威胁着平原居民的和平生活。例如,公元前 3 千年

代,库提人入侵并灭亡了阿卡德王国,公元前2千年代,加喜特人入侵并统治巴比伦尼亚达近四个世纪之久(B. C1530 - B. C1157年)。

北部厄尔布尔士山脉的最高峰是德马文德山,高5604米。厄尔布尔士山脉由海相沉积(泥盆纪至始新世),拱形隆起。在第三纪和第四纪,经相当强烈的火山作用再度隆起,形成德马文德山和萨恒德山(3722米)。厄尔布尔士山脉平均高度为3000至3500米,环绕里海南岸将肥沃的植被的海岸低地与山内侧沙漠地区隔开。山脉西端伸延到伊朗的阿塞拜疆,这里有雷扎耶(乌尔米亚)咸水湖。

阿塞拜疆是伊朗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其肥沃的谷地适于小麦、大麦、黍、稻米、棉花、烟草、蓖麻和瓜类的种植。历史上称这一地区为“米底人的地峡”(Median isthmns),可从其北部、西北部进入伊朗。这是伊朗山脉的两大“裂口”之一,是最易于通过的地带。在历史上,米底人、波斯人、库尔德人(Kurds)、蒙古人、突厥、鞑靼人(Turco - Tartars)都是从这里入侵的。波斯帝国时期为了守卫这道伊朗的大门,以阻止从南俄草原经高加索涌入的入侵者,在此修筑了大的要塞和城堡,这些城堡的遗迹至今犹存。

东部厄尔布尔士山脉形成不甚高而易于通过的霍腊散山地。山地间肥沃的谷地适于种植小麦、大麦、稻米、棉花、葡萄等。这里自古就是伊朗的谷仓,是进入伊朗的另一道大门。入侵者从数千里长的中亚草原不断涌入伊朗。从霍腊散到阿塞拜疆这条所谓“民族通道”直至19世纪还受到土库曼人的入侵和劫掠。里海东南部 and 山地之间的阿特列克(Atrek)和古尔甘(Gurgan)平原是伊朗的天然绿洲。萨桑朝统治者在这里用砖修筑了一条长城,城墙残

4 古代伊朗文明探源

迹至今可见。伊朗的东北地区是伊朗历史上安息、萨菲和卡扎尔各王朝的诞生地。

伊朗南部东端是莫克兰山脉,因受强烈的侵蚀形成山地盐层,植物几乎不能生长,是一片“劣地”,人烟稀少。莫克兰山脉的两大隘口之一通向阿巴斯港,这是从前阿曼湾的繁荣的港口,另一隘口通向俾路支斯坦和魁达(Quetta)。

伊朗高原的中部沙漠和荒漠盆地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降水量极少,蒸发量超过所获水量的九倍。盆地分为北部的卡维尔荒漠(又译大盐滩)和南部的卢特沙漠。前者是泥盐荒漠的不毛之地,但在它的周围尚未盐化的地区分布着一些可供生存的绿洲,而卢特沙漠则是完全不适于居住的干旱盆地。

伊朗最重要的地区之一是扎格罗斯山脉西南侧的胡泽斯坦,即古代的苏西安那平原。从地理构造上说,胡泽斯坦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伸延。苏西安那平原是古代城市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许多世纪里影响着沿它的边界生活的山地游牧和半游牧的民族和部落。苏西安那平原上的苏撒城是伊朗与美索不达米亚、小亚交往的商业和行政中心。

高耸的厄尔布尔士山脉与里海之间是一片狭长的低地,低于海平面 25 米。山地屏障阻挡云层,为低地带来丰足的雨水。这里是伊朗的亚热带气候的地区,生长着山毛榉、千金榆、栎树和铁树等阔叶林,并分布有沼泽和林丛。低地平原适于稻米、甘蔗、棉花、蔬菜、柑橘、柠檬、桑树、石榴、无花果的种植,曾为波斯帝国的三分之一人口提供食物。

高原中部地区分布的绿洲是一些肥沃的小冲积平原,依靠人工灌溉可以耕种。尽管冬季严寒,夏季酷热,但在辛勤的人工灌溉

和耕作之下,其出产仍是很丰富的。自古以来,高原上的水源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从史前时代,这里就有了人工灌溉,至阿黑门朝波斯帝国时期便建成了地下河渠网(坎儿井 Ghanat 或 Khariz)^①。有数千人常年从事挖掘新河道和清理旧河道的工作。

在扎格罗斯山区和厄尔布尔士山内侧和沙漠边缘地带分布着耕种区和绿洲的村落就是靠这种坎儿井的水源从事农业灌溉的。从米底第一王朝以来兴起的伊朗城市主要分布在沿山脉内侧的通道上。例如,沿厄尔布尔士山脉内侧的东西通道上有爱克巴坦那(Ecbatana,今之哈马丹)、卡兹文(Kazvin)、德黑兰·拉伊(Teheran - Rayy)、赫卡顿彼罗斯(Hecatompylos, 今之达姆甘)和赫拉特(Herat)。沿扎格罗斯山内侧南路有伊斯法罕(Isfahan)、帕萨格底(Pasargadae)、伊斯塔赫尔(Istakhr)、波斯坡里斯(Persepolis)和设拉子(Shiraz)。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石器时代的人类从山区到平原是沿着同一条路线,即围绕盐化沙漠的边缘的弧形线迁徙和定居的,其遗址主要有卡善(Kashan, 即西雅克 Siyalk)、库姆·拉伊(Qumm Rayy)和达姆甘等地。

伊朗高原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从公元前3千年代起,伊朗山区的采石场就为苏美尔阿卡德的统治者提供大量的大理石和雪花石膏的建设和雕刻材料。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在伊朗山区开采天青石、红玉髓、绿松石和冻石,向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输出,形成古代的交流网。伊朗的许多地方,例如,马赞德兰(Mazandran)、亚兹德(Yazd)、法尔斯(Fars),尤其是厄尔布尔士山区都分布有铁矿。

^① 为了防止水量蒸发,在地下挖掘河道,在地面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开井取水。我国西北地区自古也利用这种人工灌溉网灌溉。

另一些地区,特别是阿塞拜疆有铜矿和锡矿,亚兹德和德黑兰以南也有铜矿。此外,伊朗境内还蕴藏有金、银、锌、铅以及其他有色金属矿床。伊朗的铜、锡和铅曾吸引亚述的征服者不断入侵。在希罗多德时代(公元前5世纪),人们便已知含石油的沉积层,最近几十年的石油开发已成为伊朗发展的重要资源。据最新材料估计,伊朗的石油蓄量在110亿吨左右,占中东国家石油蓄量的25%,此外,伊朗还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

“伊朗”一词最早见于大流士一世在纳克希·鲁斯坦(Naqsh-e Rostan)王陵的铭文,又见于《阿维斯塔》(Avesta)经典,其原意为“雅利安人”或“雅利安人的故乡”。

伊朗位于东西交通的枢纽地带,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和许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舞台。商队从美索不达米亚出发,经伊朗向东进入中国,向南进入印度。这条商路就是古今闻名的“丝绸之路”。另一条商路是从里海地区出发,经爱克巴坦那和苏西安那,进入波斯湾地区。从伊朗西北地区到高加索和小亚也有商路相通。从波斯湾沿水路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或向东进入印度,向西进入红海,到达东北非洲。

伊朗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直接影响到它的各个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其丰富的资源储备使它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多民族的融合,严峻而有利于健康的气候与肥沃的土壤培养了勤劳而充满活力的民族气质。这种民族气质有利于伊朗的发展和繁荣,它赋予伊朗人民一种创造力,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创造和保持了本国独特的文化和传统。

据古人类学和考古学材料,伊朗最早的人类化石遗迹出现在旧石器中期(莫斯特文化期)。伊朗也是古代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

公社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公元前3千年代,扎格罗斯山区已居住许多部落和民族。这些民族从北到南是库提人、路路贝人、加喜特人和埃兰人。他们自始就是西亚的古代居民。埃兰人居住在山地南部和卡尔黑河和卡伦河之间的平原。公元前3千年代,埃兰人建立苏撒城并创造了原始埃兰文字(埃兰象形文字)。在哈马丹和巴格达之间的萨·伊·普尔村(Sar-i Pul-i Zohāb),考古学者曾发现路路贝人的浮雕,浮雕上的文字是以阿卡德楔形文字刻写的。在波斯坡里斯与苏撒之间也曾发现路路贝人的浮雕,这些遗迹保存了路路贝人崇拜圣蛇和山洪之神的山地部落的艺术风格。从浮雕上可以看出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影响。加喜特人原住在扎格罗斯山中部(今之卢里斯坦),其部落名称至今仍保存在里海(Caspian Sea)这一名称中。

公元前2千年代末至前1千年代初,印欧语系的米底人和波斯人移入伊朗高原。在公元前9至前7世纪的亚述铭文中最早提及这些米底人和波斯人的部落。公元前9至前7世纪,亚述的统治者不断向他们的居住地进行劫掠性的远征,从他们那里掠走牛、羊、马、驴和骆驼等牲畜,俘虏人口,劫走兰宝石等等。米底人和波斯人属于西伊朗部落集团。

自里海到兴都库什山脉和天山山脉的广袤地区居住着东伊朗部落,即亚述铭文中的塞迦部落和希腊古典史家所说的斯基泰人(一译西徐亚人)和马萨革泰人(Masagetae,也属于斯基泰人的一支)。亚述铭文和希腊古典史学家还提及里海以东的达伊人(Daë)或达赫人(Dahā)部落。从达伊人部落的东北部到锡尔河地区居住着塞迦部落和马萨革泰人。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下游居住着粟特人(Sogdians),向南直到穆尔加布居住着大夏人(Bactrians),阿姆河以

西居住着花刺子模人。这些部落是今天的塔吉克人的祖先,都属于东伊朗语民族。

现代伊朗居民,据 1976 年末统计,有 3360 万人,主要民族是波斯人(或称为法尔斯人),接近全部居民的一半。波斯语(即法尔斯语^①)是伊朗的国语。伊朗其他一大半居民为少数民族或部落。这些居民说不同于波斯语的其他伊朗语(如库尔德语、卢尔语)以及巴赫基亚尔语、俾路支语、马赞德兰语、基列克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阿尔明尼亚语、犹太语、亚西里亚语等。少数民族中说土耳其语的居民中最多的的是伊朗的阿塞拜疆人,他们在数量上仅次于波斯人,居于第二位。其他说土耳其语的民族是土库曼人、卡什干人、阿夫沙尔人、巴哈尔土耳其部落、埃南尔人、法尔斯的哈穆斯部落联盟中的哈发尔人等等。而大部分卡什干人、巴赫基亚尔人、卢尔人、俾路支人、萨赫塞文人、哈穆斯部落至今仍过着游牧生活。

伊朗自古与我国就有着频繁而友好的经济和文化交往,伊朗的过去和现在的重要地位早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特别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伊朗的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的研究,使古代伊朗的文化遗产日益辉煌地展现在现代世界面前。我国关于伊朗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书仅是从我国研究的角度在这方面做一些初步的探索。

① “法尔斯”一词起源于古伊朗的帕尔斯(波斯),后来受到阿拉伯语发音影响,P音变为 F,产生法尔斯一词,为新波斯词语。

第一篇 伊朗史前时代

第一章 伊朗的早期人类

(旧石器至中石器时代)

至目前为止,西亚地区尚未发现直立猿人化石,很可能这一地区不是人类的发祥地^①。但西亚地区是不是现代人(*Homo sapiens*)的摇篮,学术界尚有争议。H.菲尔德(H. Field)认为,“虽然最初的人是在中东以外的一个地方形成的(据已有的化石证据,学者们非常倾向于非洲是发源地),但中东却是在比较晚近的时期形成人类的现代形态的地方”^②。有的学者则认为,人类的早期形态(大概

① 过去国内外学者将人类体质形态的发展划分为猿人、古人、新人三个阶段。就分类名称而言,古人是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ensis*),新人是智人(*Homo sapiens*)。然而,后来由于人类化石材料的不断发现,近来学术界一般认为古人和新人之间没有种一级的差别,而只是亚种的差别。根据人类学命名原则,古人类学名应是 *Homo sapiens neanderthalensis*(尼安德特智人),新人的学名应为 *Homo sapiens sapiens*(智慧的智人)。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人类体质形态发展阶段的划分尚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划分为南方古猿、直立人(我国习惯上称为猿人)和智人三个阶段,其中智人又划分为早期智人(即古人,尼安德特人)和晚期智人(即新人,克罗马农人)。这种划分的缺点是将能制造工具的 KNM-ER1470 号人和“能人”都划入南方古猿范畴。因此,另一些学者则采用另外一种划分法:(1)最早的人(或最早的人属),包括 KNM-ER1470 号人和“能人”; (2)直立人; (3)早期智人; (4)晚期智人。我国人类学者也提出四个阶段的划分:(1)早期猿人(相当于国外学者提出的最早的人类(人属)); (2)晚期猿人(即直立人); (3)早期智人(古人,尼安德特人); (4)晚期智人(新人,克罗马农人)。参阅吴汝康,《人类的起源和发展》(第二版), (科学出版社,1980 年)。国外学者提出的伊朗现代人,实际上是泛指智人(*Homo sapiens*)阶段。

② H. 菲尔德,《西南亚的古人和现代人》(H. Field, *Ancient and Modern Man in South-western Asia*), 第 165 页。《剑桥伊朗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1985 年, 伦敦, 第 1 卷, 第 395 页。

是直立猿人的一个变种)是从两个假定的发源地之一(非洲或亚洲)迅速而广泛地散布到旧大陆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不论是从哪一个发源地向外扩散,都必须经过中东。因此,中东地区必然发生过重要的早期人类移动^①。还有的学者认为现代人可能在旧大陆的其他地方和西亚的现代人同时出现或从其他地区(东亚或非洲,或既从东亚又从非洲)进入中东的^②。

旧石器早期舍利期和阿舍利期类型的工具在高加索和伊朗及其以西的国家伊拉克等地均有发现。考古学者在伊朗的库尔德斯坦边境附近发现了阿舍利文化后期的人类居住地,证明这一时期的人类已居住在伊朗。在伊朗东部的土库曼也发现了同类型的手斧,具有西亚地区的特征。

据伊朗本地考古学材料判断,旧石器中期(莫斯特期)的人类已相当广泛地分布在伊朗的领土上了。自西北雷扎耶(乌尔米亚)湖西部到盐化大荒漠东部及法尔斯的设拉子,自里海东南岸到霍腊散南部的许多地方都发现了莫斯特期人类遗址。而数量最多的是在卢里斯坦和库尔德斯坦。所有这种遗址都是在山洞或岩棚下,至今尚未发现在开阔地的居住地。

据考古学者测定,伊朗莫斯特期遗址的年代,距今约 10 万年前。因此,伊朗旧石器中期已知的考古材料基本上可定为莫斯特后期。卢里斯坦的侯腊马巴德河谷的孔支山洞和伊拉克东北边境沙尼达遗址的莫斯特层,据碳¹⁴定年为 5—4 万年前。

在欧洲,莫斯特期与最后的间冰期结束以及最后的冰河期初

① 《剑桥伊朗史》,第 1 卷,第 395 页。

② 《剑桥伊朗史》,第 1 卷,第 395 页。

期相一致。伊朗北部山区与冰河期相适应的冰冻加剧。这一时期伊朗高原气候尽管较现在湿润,但仍是干燥的。草原植物占优势,同时山区的森林仍占相当大的面积。莫斯特期的动物界已接近现代状况。

莫斯特期人类经济的基本面貌是猎取大动物。这一时期人类猎取某种形态的动物已趋于专门化,狩猎是集体进行的。共同劳动和血缘纽带使人们结成血缘家庭公社并形成制造工具和共同的生活习惯等持久的传统。

伊朗的莫斯特期遗址中最著名的是 1949 年考古学者发现的比锡通山洞(The Cave of Bisitūm)^①。比锡通山即波斯阿黑门尼帝国大流士一世刻石纪功的贝希斯敦山,在克尔曼沙赫以东 48 公里。贝希斯敦山石灰岩悬崖高耸于克尔曼沙赫和哈马丹连接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通路上。在山谷的一角有不冻的水泉。考古学者在比锡通山洞发现一块人类的尺骨碎片和一颗人类门齿以及一些高度发达的莫斯特期的石器。大量的兽骨残留在猎人居住的山洞里。其中三分之二是鹿骨,三分之一左右是野马骨。这不仅证明当时在山洞前的盆地草原上和森林附近有丰富的动物资源,而且证明比锡通人类已形成长期的稳定的狩猎生活。

莫斯特工具与狩猎经济密切相关。在比锡通、孔支和其他伊朗山洞都发现莫斯特期人类制造的极好的尖状器(一部分是矛和投枪的尖头)和刮削器(用于加工制造兽皮衣服)及石叶(刀)等等。创造莫斯特期文化的人类是尼安德特型的人。

在发现比锡通山洞遗址的同一年,考古学者在雷扎耶(乌尔米

① 《剑桥伊朗史》,第 1 卷,第 398 页。